



铁匠的儿子

何 芷

TIEJIANG DE ERZI

内 容 简 介

这部中篇小说，以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农村的艰苦岁月为背景，描写铁匠的儿子阿刚在党的培养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位勇敢机智的小游击队员的故事。

解放前夕，恶霸地主、国民党保安团长“独角龙”，仗势残酷迫害桂花镇人民。他强行抓走阿刚的哥哥，逼死阿刚的好朋友水生的爹妈，又把阿刚爸爸害死。阿刚在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石山舅舅的教育下，与“独角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攻打反动堡垒桂花庄的战斗中，他用爸爸遗下的“金锁匙”，打开了地主家地窖的保险门，炸死了躲藏在地窖里的“独角龙”，为桂花镇人民报仇雪恨。

作品着重塑造了阿刚机智、倔强，不避艰险，不畏强暴的动人形象。故事情节生动，地方色彩浓郁。

目 录

一	铁匠的家	1
二	他手里也有“铁”	9
三	小伙伴	15
四	石山舅舅	24
五	两条金鲫鱼	33
六	他上钩了	43
七	掉脑袋也得干	54
八	初立功	69
九	补锅头和新任务	84
十	金锁匙	96
十一	飞来横祸	112
十二	妈妈的心	126
十三	新的里程	142
十四	比武	152
十五	噩耗传来	162
十六	关门杀狗	175

一 铁匠的家

翠屏山是广东境内一座很大很大的山，山上有个万丈飞潭，翠屏山上的千沟万壑都汇流到那儿，象无数条银光闪闪的白鳙鱼，你挤我碰，一直向山下奔流飞窜。到了桂花镇一带，因为地势比较平缓，就成为若干股支流，分别流到大江里去。桂花镇就是沿着其中一条小河涌建筑起来的。这个镇子一头是用青麻石砌成的门楼，一头是空旷地，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路。石板路的一边，高低不一，鳞次栉比地建起了二十多家店铺，镇子中间还有一间高大宽敞的“陈氏大宗祠”。那是当地大恶霸陈景龙利用封建宗族观念，行使族权来蒙蔽群众，挑动械斗，无恶不作的地方；宗祠里面私设公堂，任意逮捕贫苦农民，轻则监禁、审问，重则严刑拷打。这间大祠堂实际上是当地贫苦老百姓的活地狱。陈景龙是国民党二十四乡民团联防大队长。因为他的前额上长着个大肿瘤，好象一只角，所以大

家叫他做“独角龙”。这家伙一向侵吞地方公款，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群众恨之入骨。

桂花镇尽头的那块空旷地是一个赶集的地方，每逢三、六、九圩期，都摆满各式各样的摊档。赌“番摊”、推“牌九”^{*}的，耍猴子、玩把戏的，走江湖卖假药的，卖瓜卖菜，卖鱼卖肉，以及医卜星相、故衣杂架等等，真是五花八门，热闹非常。靠河那一边，在一株老榕树下面，搭着一间有点歪歪斜斜的打铁铺，不管酷暑严冬，刮风下雨，一天到晚都听得见里面响起丁丁当当的声音，这就是铁匠的家。



* 番摊、牌九——都是赌博的名称。

铁匠家里一共三口人：铁匠老俩口和他们的小儿子。小儿子叫阿刚，那一年才十三岁，但骨架子很大，足有别人十五、六岁那么高。因为从小劳动，练就一身好力气。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闪烁着一双稚气盈盈而又神采飞扬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小孩子。阿刚爸爸是个外乡人，二十多年前由外地流落到这儿来的。他有一门好手艺，不光懂得锻打犁耙锄锹，而且懂得修理钟表、“鬼锁”。什么叫做“鬼锁”呢？就是从外国进口的锁头。那个时候，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面，政治腐败不堪，工业十分落后，连一口铁钉、一盒火柴都要从外国进口。那些结构复杂一点的锁头，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凡是从外国进口的东西都叫做洋货。一些比较机巧新奇的东西，人们又爱给安上一个“鬼”字，比方手枪叫做“鬼枪”，锁头就叫做“鬼锁”。可是不管多么复杂的锁头，到了阿刚爸爸手里，经他一摆弄，坏了的帮你修好，丢了锁匙的保证给你打开。所以大家都传说他有一把“金锁匙”，说是神仙传授给他的，是无价之宝。阿刚听见，曾经问过他爸爸是不是真有其事，他爸爸笑了一笑，从一个工具箱里找出一根象筷子那么粗的铁线来，说：“喏，这就是‘金锁匙’啦！它的确是一条万能锁

匙。但是开锁头主要不是靠它，而是靠我这只手。我的本领也不是神仙传授的，是我自己苦练出来的。这把‘金锁匙’以后就传给你啦！”阿刚想，这个玩艺儿有什么稀罕，传给我干什么！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玩艺儿，不久之后就给他的家招来了一场大祸，而他也凭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玩艺儿，得到了杀敌立功的机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提了。

阿刚爸爸不光手艺好，人缘也很好。他经常下乡去帮农民修理农具；有些贫苦农民欠他三两角钱，他也从不计较。后来他跟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结了婚。妻子是个山里人，长得高大壮实，两道微微上挑的眉梢，一副和气、端正的脸庞。她那两条粗大的胳膊，十分有力，一般的男子汉也比不过她。没多久，她就成了丈夫的好助手。一个把钳，一个掌锤，一天到晚丁丁当当地锤打。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丈夫的手锤点到哪里，妻子的大锤就落到那里；手锤轻点，大锤就轻点；手锤重点，大锤就重点；手锤快点，大锤就快点；手锤慢点，大锤就慢点。听起来轻重疾徐，抑扬顿挫，简直是一首非常和谐、美妙的钢铁敲击乐。

阿刚本来还有一个哥哥，可是不久以前被国民党

反动派抓壮丁抓走了。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整师整军的被吃掉，他们就只好到处拉壮丁去补充兵源。阿刚哥哥那年还不满十八岁，就被他们以“两丁抽一”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了。本来，他们早一年就要来抓人的，阿刚爸爸气到肺都炸了。他闯到民团局去据理力争，指出独角龙恃权仗势，有意欺压穷人。可是在那黑暗的年代，哪里有穷人讲理的地方！胳膊拗不过大腿，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只好忍气吞声由大地主独角龙的狗腿子金牙七出面，做好做歹，用三分的高利，要阿刚爸爸向独角龙借了六十块银圆^{*}，缴纳了“壮丁费”，渡过了难关。可是万万想不到，第二年，他们“翻转猪肚就是屎”，又来抓人了。

那一天，当金牙七带着伪民团局两个拿着枪的团丁，气势汹汹地来捉阿刚哥哥的时候，老铁匠气得两只眼睛象要冒出火来似的，“霍”地拿起那把大铁锤。阿刚心想，爸爸这回真要跟金牙七他们拚啦，也随手抓起一把小榔头，正要冲上前去，可是给爸爸看见了。爸爸马上扔掉自己手上的大锤，走过来，一把攥住他

* 银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使用的一种银币。

的榔头，用身子挡住他。阿刚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凭他那一身好力气，不信拚不过金牙七那几个鸦片烟鬼。阿刚还来不及再想，妈妈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紧紧地拉着哥哥的手，想把哥哥拽回来。哥哥也拚命挣扎着。团丁们生怕哥哥跑掉了，一面大声吆喝着，叫骂着，一面举起枪托乱打。阿刚看见，急啦，他埋怨爸爸胆小怕事，但又挣脱不了爸爸那只象老虎钳一样的大手，急得满头大汗，只好大声喊着：“妈妈！妈妈！”妈妈早有准备，她闪身躲过一个团丁打来的枪托，顺势一掌把他推出几尺远。周围的群众都暗暗给妈妈喝采，阿刚也非常佩服妈妈的胆量和力气。金牙七见势头不对，连忙拔出驳壳枪对准妈妈，气势汹汹地吆喝道：“不准动！你想造反啦？我毙了你！”

老铁匠看见，立即放开儿子，走上前去，满腔怒火地斥责着：“金牙七，告诉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作威作福！”阿刚妈妈更没有给金牙七那支驳壳枪吓倒，她不光没有后退一步，反而拨开她的老伴，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拍着胸脯，挑衅似的骂着：

“金牙七，有种的就往这里开枪吧！你们这班瘟神，恃着那条‘生锈铁’，就任意欺负人。有种的，扔

掉它，拳头对拳头来较量一下吧！”说着，捋起衫袖，露出那双长年累月给熊熊的炉火烤得黑黝黝的粗壮的手臂，喝令着：“来吧！”

周围的乡亲们都兴奋地叫起来了：

“有种的，就扔掉那条‘生锈铁’去试试吧，金牙七！”

“别在这里耀武扬威啦！回去吓唬吓唬你的老婆孩子吧！”

阿刚盯着金牙七手里那支“生锈铁”，恨不得一把夺了过来，“叭叭”几枪，撂倒那班狗强盗，把哥哥救回来。那金牙七瞥了周围的老乡一眼，只见人人怒目而视，象要把他们一口吞掉似的，他害怕了，忙催促团丁：“快给我押走！快给我押走！”两个团丁就连推带搯地把阿刚的哥哥押走了。

这次同阿刚的哥哥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的，还有阿福大叔的儿子和其他几个青年。阿福大叔原来是独角龙的长工，因为年老力衰，独角龙认为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就一脚把他踢出了大门。现在，儿子又给抓走了，他心里很沉痛。老铁匠正想安慰他几句，谁知这个老头子倒先开了口，他走到老铁匠跟前叹了一口气说：“咳！老铁哥，肉在砧板上

啊！有什么办法呢？”

看着这个孤老头子，老铁匠知道他的遭遇比自己更悲惨、更凄凉，不由得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心，他觉得有责任给他打打气，于是用充满信心的语调说：

“阿福哥，不要伤心，把眼光放远点，他们那一伙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

“咳，还是大嫂子说得对，人家手里有‘生锈铁’啊！”阿福大叔一面叹息着，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里去。

二 他手里也有“铁”

话虽如此，可是自从大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之后，一夜之间，老铁匠就完全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这之前，老铁匠跟人家是有说有笑的。有时候，还给孩子们讲故事呢。那多半是在夏天的晚上，他摇着大葵扇，坐在大榕树下面讲的。什么武松醉打蒋门神啦，什么林冲雪夜上梁山啦，等等，讲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孩子们简直听到入了迷啦，个个都瞪大眼睛盯住他，生怕他飞走似的。特别是阿刚，听得更留心，从来不漏走一句。古代传奇式人物的英雄形象，他们那种反抗压迫、不畏强暴的精神，慢慢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有时候，他还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好人总是给坏人欺负呀？到底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呀？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这些人现在还活着不活着呀？为什么现在没有李逵、没有武松呀？等等。有些问题简直把他爸爸问到没法解答，最

后只好用这样的话来做挡箭牌：

“哎呀，你这个小家伙，就是爱打破砂锅问（纹）到底！”

现在老铁匠一天到晚闷声不响，埋头埋脑地挥锤，一榔头也敲不出半句话来。劳动也繁重起来了，阿刚妈接替了哥哥的位置，阿刚也忙得不可开交：拉风箱，搬锻件，挑水，煮饭……样样都得干。

但是，一夜之间，阿刚却变得聪明起来了。那个长期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为什么坏人老是能够欺负好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几条“生锈铁”。这答案是妈妈给他找到的，妈妈多聪明啊！要是好人手里也有“铁”，那些坏人敢欺负你？！这么想着，他巴不得马上把“铁”弄到手。说说是容易的，可哪儿去弄呢？好吧，没有铁的，木的也好，他决定动手了。于是找木头，画图样，刨呀，锯呀，削呀，忙个不停。这一切，爸爸都看在眼里，但是他没有做声。

阿刚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前前后后摆弄了两三天，手枪居然造成功了。人家说“照着葫芦画瓢”。可是我们的阿刚手头连“葫芦”都没有，那支木手枪完全凭自己脑子里的印象制作出来的。老实说，手艺也不大高明，因此制作出来的成品，当然不够美观，

长短阔窄也不大合比例，但总算还象一支手枪，那是无可争议的，如果再用黑漆油一涂，就再好不过了。他心满意足地欣赏着，就象艺术家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样。那天晚上，当他拿着手枪，眯缝着一只眼睛，一心一意向着一个目标瞄准，正想“叭”的一声喊出来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后面把他的手枪一把夺了过去。扭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爸爸。他“霍”地站了起来，扯着爸爸的手，叫嚷着：“还给我！还给我！”

“还给他吧，捉弄他干什么！”阿刚妈也从旁帮腔了。

可是爸爸并没有做声。阿刚有了妈妈的支持，更加振振有词了，他不停地跳着叫着：“还给我，还给我！”

爸爸仍然不吭气。但是等了一会，出乎意料地，爸爸突然用另一只手，从那沾满铁锈的破旧的大成蓝布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来，不动声色地说：“吵什么？给你这个。”

这一下子，阿刚完全愣住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爸爸手里拿着的不正是一支真手枪吗？是真手枪啊！不，应该说是一支几乎象真的一样的手枪。他正想一把拿过来，可是刚一伸手，爸爸又把它

收了回去。阿刚急了，扯着爸爸不停地叫着：

“好爸爸，给我！给我！”

妈妈再也憋不住了，假装生气地说：“要给就给他吧，还捉弄他干什么！”

爸爸瞥了她一眼，把手枪重新拿了出来，一面叮嘱着：“给你！可不准拿到外面去！”

阿刚没有回答，他已经没有心思去回答了。他拿着手枪翻来复去地端详着。这不是木头做的，而是用铁做的。枪筒子是铁的，枪身也是铁的，而且还涂上了油漆，那乌黑发亮的漆油，在那冒烟的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闪闪发光。

“哪来的，爸爸？”阿刚那双闪烁着快乐的神色的大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手枪，只是随口问了一句。其实用不着问，除了他爸爸那双比机器还要灵巧的手，还有谁能造得出来呢？所以他爸爸也用不着去回答，只是把手枪要了回去，把枪筒子末尾的弹簧一拉，装进一枚铁钉，然后朝着木门板，一扣扳机，“啪”的一声，那铁钉就笔直地钉到门板上去。

阿刚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声叫道：

“给我！给我！”

他一面叫着，一面跑到门边去，拔出铁钉，接过

手枪，照着他爸爸的做法：一扣扳机，“啪”的一声，那铁钉又笔直地钉到门板上去了。他玩了一次又一次，玩出瘾来了。妈妈在旁边催促着：“好啦，好啦，睡觉啦！”可是他还舍不得放下手来。妈妈一面把针线篮子收拾好，一面说：“最近几天，煤油又涨价了，明天再玩吧！”说完，“噗”的一声，把煤油灯吹熄了。这样他才不得不把手枪收起来，爬到床上睡觉去。

尽管躺在床上，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两支手枪，一边一支，摆在枕头旁边。由这两支手枪带来的一种兴奋的情绪，象吸饱了水的海绵填满了他的脑袋。他想，现在手里也有“铁”了，虽然跟金牙七那支“生锈铁”比起来，还差一点。不，不是一点，是差多了。但是没关系，只要先练好瞄准，有朝一日，弄到一支真的，金牙七他们就不敢象现在那样欺负人了。他记起了爸爸跟他讲过的那个“百步穿杨”的故事，兴奋得真的想爬起来了。可是一想，不行，妈妈刚才说过，这几天，煤油又涨价了，点不起啊！自从哥哥给抓走了之后，生活更加困难了。阿刚年纪不大，但是懂事不少。他知道压在他们头上的，除了要交给独角龙那一百几十块银圆的地租、壮丁费和那滚雪球一样的利息之外，还有这个捐、那个税，简直把他们压

得喘不过气来了。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岁月，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真是“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老铁匠虽然没朝没晚地拚着老命去干，仍然是“朝种树，晚鐮板”，顾得了今天，顾不了明天，怎么也填不饱一家三口的肚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阿刚对这一点虽说没有想得那么周全，但大体上也知道一个轮廓，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藏下仇恨的种子。他知道日子过不下去的，还不止他们这一家，由此他想起他的小伙伴水生来。

他决定把自己制造的那支木头手枪送给水生。